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進策斷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軍形篇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禦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此說見策略第二篇）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

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因得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周以列国并吞而亡唐以藩鎮跋扈而亡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謂陳吳劉項之屬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曹操執漢之權至其子丕卒以代漢是為魏文帝司馬懿執魏之權至其孫炎卒以代魏是為晉武帝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公白注云二晉乃司馬氏石氏之世五胡亂華見晉史載記石氏至少帝為契丹所滅見五代史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

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一日潰之其竊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敵間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

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賂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賂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則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如周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赧王三年秦及楚戰楚敗割兩城以請平于秦之類）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則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戰而卒歸於秦（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晉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諸侯之利固在縱橫也朝聞蘇秦之說而合爲縱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縱人之欲爲縱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從而厚餽之（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西夏趙元昊自陳僭切事二年六月下詔削奪元昊官

爵繼而發兵討之自是連歲入寇至慶曆初乃復請和朝廷亦厭兵遂厚加錫賜而與之和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此語出莊子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定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正觀三年伐突厥八年伐吐谷渾十二年伐吐蕃十三年伐高昌十五年伐薛延陁並見李紀蓋駾而不惓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正觀十八年命李世勣等率十六總管兵親擊高麗二十一年又命世勣等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

無釁而我則發之高麗之役房元齡褚遂良輩皆上疏諫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狠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已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而去之是故藩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唐自肅代德宗以來兵威不振專事姑息故一時藩鎮得以擅權跋扈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有小挫而不爲之沮裴度傳云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宰相欲赦賊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卒擒元濟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赦之則足以爲恩本紀贊云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

避而故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國語曰越王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卑辭厚礼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卒以滅吳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蘇秦既死張儀為秦人遊說六國解從約以事秦故秦并天下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陳平傳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

其心須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率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從其策項王果大疑亞父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管子制分篇云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者有所短小者有所長地

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忻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使大國而不用其所長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

以寡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者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出孫子謀攻篇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

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古注云肄勞也而隋之所以狃陳也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敏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事見隋書高之名犯舊諱故用敏字以其一名敏故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巨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漢匈奴傳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大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注云姓中行名說行胡即反說讀曰悅湩乳汁也竹用反字本作湩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廪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則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今夫佩玉服觳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遜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觳冕而垂旒

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吳於是始通于中國吳遂伐楚本見左傳而闔閭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臣於越世家闔閭九年破楚入郢闔廬死夫差乃立十年伐齊十一年復伐齊越語云夫差既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後與越戰三戰三北吳王懼請為臣御遂自殺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

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名淵冒頓之後冒姓劉氏僭號稱漢元海卒子和立和為弟聰所殺聰死子粲立為靳準所殺苻堅臨渭氐人雄之子也潛號稱秦凡五世四十四年而滅石勒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僭號稱趙凡二主二十三年而滅慕容儁本鮮卑人皝之第二子也凡四世八十五年而滅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安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齊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掩至京邑五代史四夷附錄云晉出帝開運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契丹主德光至京師入自封丘門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

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四夷附錄云契丹當唐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遜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匈奴傳云其俗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貴壯健賤老弱其中未能革其犬豕豺狼之性而外章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渠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七書有尉繚子兵法三卷史記秦本

北大梁人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卒併六國陳平素多陰謀嘗六出奇計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報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因亦有賢俊慷慨不亟之士而譽學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者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

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繆公與語往之退而問內史寥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一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

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漢江充傳云燕趙固多奇士退之亦云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如荊軻高漸離之流皆名於圖史者也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覲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六月車駕北征范陽下易涿二州次幽州七月督諸將攻城甲申詔班師乙酉車駕至自范陽先是太宗平并汾廻欲乘勝取范陽諸將皆協贊其事至是以上下疲頓轉漕廻遠遂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前漢揚雄傳云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藪也注云窶藪戴器也以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藪薦之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啣之所以不容穴坐銜窶藪自妨故不得入穴

國計微哉之數彼僭立四郡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 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国初制科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斈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至　真廟景德二年　帝与冠準等講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七月十八日乃下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边寄等科至　仁廟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帝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何南府澠池縣主簿蘇轍又按公荅李端叔書云其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是二蘇所應乃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今諸本皆云應材識兼茂明於体用科者誤也公所試策入第三等詔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

寧官　公

策問　此考官胡文恭公宿所撰

皇帝若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礼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僭遜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嘆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効江河潰

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化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洪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叮嚀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孺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威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雖近公曰孺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雖親管仲死而威公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乱国本出管子

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唐宦者傳云代宗立程元振權振天下在李輔國右凶決又過之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无一士奔命者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无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如此而兵不至請赤臣族以謝蹟闕帝顧公議不与乃下詔尽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　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聚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

言爲眞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
實應之　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　制
策有念　祖宗　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
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
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
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
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
道遠爲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
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
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
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

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表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仁宗至和閒不豫自此御朝多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否即搖首）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効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 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 陛下之所震怒而賜

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遜

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卿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卿爲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筆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一曰文韜二曰武韜三曰龍韜四曰虎韜五曰豹韜六曰犬韜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

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管子十七篇房元齡注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志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志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累廉節而有遜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殿而不行考課漢元帝時京房嘗建考課之說竟不能行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漢食貨志云魏文侯時李悝立平糴之法以謂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食貨志云董仲舒說武帝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注云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

更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排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護從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前漢西域傳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為障也西戎據夏國主朝廷置靈武於夏內幾百年矣靈武本中國地真廟咸平五年三月陷于西蕃李繼遷議者以

爲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能抗吾中國西夏自拓拔仁福以來世有更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其意欲使關中自爲戰守之備而中國不預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边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边之民

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切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費內有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敵國金玉綿綉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全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偕避將以息訟而措刑若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獨者

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　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劉向傳云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班固敘傳云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復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復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左傳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穎達正義云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每朔皆會雖每月常食而或不食者蓋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劉洪始推月行遲速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密微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博物志云昔有三人同冒霧露而行一人病一人無故一人死無故者飲酒病者曾飽食死者空腹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以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兇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洪範傳與五行志凡淫雨大水董仲舒劉向皆以爲陰氣盛所致）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効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噓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

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而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透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治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金木水火沴土王行沴天氣相傷謂之沴猶不和意也與沸疾之疾同疰金沴木木氣病則金沴之疰木沴金金氣病則木沴之疰水沴火火氣病則水沴之疰火沴水水氣病則

（火沴之金木水火沴土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事之之意也洪範止言五行五事刈向乂本大傳皆而為六謂皇之不極則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既有極而無福其說迷窮乃云五福皆應詳見五行傳并五行志）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見柳文時令論上下篇）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注云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揜君以示大義）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古注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乃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

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前從
陳湯傳甘延壽与湯上疏請以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
梟頭槀街以示万里事下有司丞相匡衡等以為郅之
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
之時宜勿梟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
門而出宜梟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伏惟　制
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
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
後漢明德馬皇后紀云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
姬主朔望見后袍衣踈粗反以為綺穀就視乃笑后辭
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
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則天下以羅綺為蓋大臣有脫
粟之節
公孫洪傳云洪身食一肉脫粟
飯注云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
則四方以膏梁
為汙雖無有禁令又何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
或曰何以為京師
世說云謝公射兵所养逋亡受外富
在南塘下諸舡中或欲求一財搜索
謝公不許云不容置比輩何以為京師南史齊高帝以
下擽雜欲立符伍更相檢括王儉諫曰公也法

煩謝安所謂不亦何以爲京師高帝乃止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曹參傳云參將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謹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以是先之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爲速逆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切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得者是儒之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誼因周勃下獄故治安策末章

以體貌大臣議上上深納其言恭臣下有節又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余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以撫其民及遣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而至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誼請改正朔定官名興禮樂文帝謙讓未皇又嘗欲為屬國以係單于其號亦不果用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誼本傳賛云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刑法志云文帝十三年以太倉令淳于公少女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乃下詔除肉刑易以髡笞之法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武帝信用方士少君文成五利之屬乃祠泰一祭汾陰礼八神脩封禪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武帝起千門万戶之宮以威稜火芸又用衛霍貳師楊僕輩以快心胡越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

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
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明皇末年自以天下無事欲高拱无為乃悉以政事委李林甫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无以摠統重鎮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伏惟
御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
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
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
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
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疑乎昔季
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休其文王之德乎夫曲而有直
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

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洪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謂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盈縮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王陵傳云文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沾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通典云魏尚書有度支隋初爲度支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度支爲司度咸亨元年復舊掌支使國用至德以後戎事費多二年十二月呂諲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充管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爲戶部侍郎管當度支使二年一月韓滉以宰相加度支使侍參

佐其聚斂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裴延齡傳云延齡領度支資餽苛刻又刻于利專剝下附上皇甫鎛傳云鎛判度支裒會聚以丞平蔡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爲宰相鎛市道皆嗤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洪貨之議特以其權過重與故李德裕以爲賊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德裕傳云時禁洪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洪貨賊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安觸天聽今諸本皆以韋洪貨爲韋賢誤也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弊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以而重不可

發不幸而遇窮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

國語云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人大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弗聽卒鑄大錢百姓蒙利焉

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隋唐之義倉

隋書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唐史正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令出粟多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太宗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詔從之

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

漢書注云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更卒漢初因秦法而

之行

周官有太府天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泉府玉府內府天府職內職歲職幣凡天官府見天官職金見秋官通典云周制以府通貨以貿易物太公以立九府圜法圜謂均而通也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樂語樂元語曰河間獻王所傳按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困及小人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

進其倨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用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用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内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碌碌乎難以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術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

惟
陛下覽其萬死幸甚幸甚臣謹對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擬進士廷試策表一道

廷試策問一首

擬進士廷試策一道

擬進士廷試策表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貽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舊制殿試進士以詩賦論特奏名進士以論至是進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上以制策示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用詩賦取人爾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聖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司馬溫公日記大略云熙

寧三年春榜韓秉國呂惠卿初考策問時者多在高等訂直者多在下陳宋次道劉貢父覆考及吳中卿陳述古詳定多從初考其間有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第三等上覆考爲第五等中中卿等奏之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爲第三上等令陳襄面讀以爲第一故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 祖宗之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如二宋歐范之徒皆以詩賦顯名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嘉祐中歐陽文忠公知貢舉時方以磔裂怪僻相尚公深革其弊前在高等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已而体格卒變古文盛行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科甲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

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為投進于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熙寧三年三月八日己亥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名進士乃出御題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

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廷試策

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臣私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

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
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
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
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
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則
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
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
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
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所以
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

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望之傳云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金安上等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悅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時士大夫多言新法不便往往與宰執抗論於都堂臣頗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

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脅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爭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

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熙寧二年勅青苗法意節縣每歲春秋未熟據民等以常平及廣惠倉斛散取息其息以二分爲率）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　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　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　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歟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成未革而服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而終身徒行何

者謹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　陛下若出於謹重則憂作憂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李訓鄭注傳云文宗始用宋申錫謀誅王守澄不克而死官益橫帝愈憤耶注陰知帝指要建密計引李訓叶力訓因許約奏甘露請文宗親往因欲盡誅宦官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仇士良等驚走遣神策副使劉泰倫率衛士捜捕竟殺訓注死者千餘人自是宦官益熾帝無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遊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笑往往嗔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卒感疾棄天下謹重若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暦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

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治平四年冬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种諤率兵取綏州先是七月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情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人有懷土重遷之志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兵謀歸順乞朝廷因天時人心早許令向化詔陸詵薛向與諤經畫後諤用牙頭吏史屈子計擇發兵趨綏州直抵嵬名山帳嵬名山驚降自此夏國挾然連年寇邊）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日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事止見公所上萬言書）併軍蒐卒之令（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爲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爲額自康定慶曆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中始大整軍額又熙寧二年正月十三日辛巳詔曰國家置兵本備戰守主兵之官率多冗占帥臣監司其察所部敢有冗雜役占者以名聞）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　陛下不卹人言持之雖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

法美政　陛下能後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
憚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
而羣臣不能濟之以謹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
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
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行九軌之道甚
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
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
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
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胥為之又况於
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
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燔兎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

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商君之法偶語皆族誹謗者棄市起東漢黨錮之獄東漢威靈之世黨論既起一時賢者多死獄中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𥡴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惧　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

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欲求于治必用重典）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書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殺即大辟也）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史記秦文公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漢除肉刑（漢文帝感女子緹縈之言遂除肉刑見刑法志）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意異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

意其非若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按律諸習既殺夜聚曉散者絞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求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信數與何語何奇之卒薦為大將此豈有法而可傳哉以諸

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

蜀志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

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

蜀志魏延傳云延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而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見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腸胃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是猶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

魏志方技傳云華佗精方藥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

琯傳云琯雖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參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及琯為招討以秩為參謀卒有陳濤斜之敗

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

播傳云李元平本宗室疏薦好論兵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剌史攻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命知汝州事元平始至募工華郛役隍希烈僕使士命應募凡納數佰人元平不及賊遣將李克成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希烈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一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以復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无何偽為宰相矣

至今以為笑矣　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任用衆才皆其造室操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

以此驗之其不知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仆合仆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公嘗有杭州召還乞郡狀云臣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還直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　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

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賛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王荊公本傳云每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之臣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以人言是非一諦之流俗觀此則公之三說有爲而發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晉史記載符堅傳云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負氣倨傲嘗衆辱猛後又於堅前與猛爭婚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又王猛傳云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史席宝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宝白衣領長史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魏徵傳帝嘗嘆大乱之後難治徵以爲易治封德彝力詆其說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凡今之人欲　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

此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其非意在於此等

故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

謀計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哉且其不悅者不過

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

者謗古之君臣相与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

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矣史記李斯曰未知税駕之所詩

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

望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一